

[illegible]

張晚霞 牛繼清一著

中國古籍總目
安徽文獻補遺（上）

黃山書社

(項目號 sk2015zd26)

安徽文獻補遺
(上)

張晚霞

牛繼清／著

黄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籍總目安徽文獻補遺 / 張晚霞, 牛繼清著.

—合肥: 黃山書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461 - 5660 - 6

I. ①中… II. ①張…②…牛 III. ①古籍 - 圖書
目錄 - 中國 IV. ①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21385 號

中國古籍總目安徽文獻補遺

張晚霞 牛繼清 著

選題策劃 湯吟菲 周振華

責任編輯 周振華 馬德權

裝幀設計 熙宇文化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book.cn>)

地址郵編 合肥市政務文化新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230071

印 刷 合肥銳達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數 800 千

印 張 32.25

書 號 ISBN 978 - 7 - 5461 - 5660 - 6

定 價 98.00 圓(上下冊)

服務熱線 0551 - 63533706

銷售熱線 0551 - 63533761

官方直營書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本社圖書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印製科聯繫。

聯繫電話 0551 - 63533725

前言

安徽是文獻大省，自先秦至明、清，學者、文人輩出，清代更是出現了『皖學』『桐城派』等盛極一時的學派、文派。這些學者、文人寫作了大量著述，也有相當部分一直留傳至今，它們都是研究中國古典學術、文化及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可是，歷史上安徽文獻的總量究竟有多少？存留及收藏情況如何？在全國古代文獻寶庫中所占分量怎樣？一直都沒有準確而權威的研究結論，極大地影響了安徽文獻的研究與利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安徽省圖書館編成安徽文獻書目，著錄本館及安徽省博物館、安慶市圖書館、桐城市圖書館、歙縣圖書館等藏書單位收藏的安徽文獻近四千種，涉及著者一千七百餘人；著名學者蔣元卿積數十年之功，完成皖人書錄（黃山書社一九八九年出版），收入歷代作者六千六百餘人，著述一万七千餘種，堪稱大備；二〇〇三年，黃山書社出版了安徽省圖書館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至一九四九年），綜合著錄了省圖書館、省博物館、安徽大學圖書館、安慶市圖書館、桐城市圖書館、歙縣圖書館、歙縣博物館等單位收藏的安徽省現存一九四九年以

前皖人著述八千六百五十六種。

淮北師範大學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成立之後，就將調查、著錄安徽文獻設定為中心的主要基礎研究任務之一。二〇〇八年，安徽文獻總目（一九一一年前）的編纂進入了實施階段，先後被列為全國高校古委會古籍整理項目和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經過多年的努力，安徽文獻總目初稿完成，最終得到的調查結果是：自周朝至清朝末年，安徽歷代約有一萬三千餘學者、文人曾經有各種不同體裁和形式的著述三萬三千餘種，這個數目大致是蔣元卿皖人書錄統計的二倍。其中大約有五千七百餘名著者的近一萬七千種著述以各種不同的傳本（稿本、刻本、鈔本、輯佚本）形式存留到了現在。

二〇一三年，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纂的大型工具書中國古籍總目一書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此書是中國漢文古籍的總目錄，其編纂自一九九二年起，歷時達十七年，是由幾十家圖書館幾百名專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得出了現存漢文古籍計二十萬種的結論，為廣大從事古典學科與傳統文化研究的人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學術意義極大。所以其『前言』說『中國古籍總目的編纂出版，具有開創性與總結性，堪稱中國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是實至名歸。該書編纂特點鮮明，而『完成了迄今最大規模的調查與著錄，第一次將中國古籍書目著錄為約二十萬種』著錄了港、澳、臺地區及日本、韓國、北美、

『西歐等地圖書館收藏的中國古籍稀見品種』著錄了現存中國古籍的主要版本』三者最為大端。而我們在安徽文獻總目的編纂後期，受益於中國古籍總目的出版發行，補充了大量此前未能調查到的信息資料，也糾正了一些原稿中存在的錯誤，減少了一定的工作量，因此對其學術價值感同身受。

中國古籍總目亦偶有疏誤與脫漏，我們以已經完稿的安徽文獻總目與之相互覈查，實際上就是在對安徽歷史文獻及存世古籍已有全面瞭解的前提下，對中國古籍總目所著錄的安徽文獻所作的進一步調查與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古籍總目疏誤或脫漏的安徽文獻數量不少，涉及一千六百餘名作者的三千五百餘部各類著作。

中國古籍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對安徽文獻的著錄存在的問題主要是遺漏和疏誤兩類，而造成問題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分析例舉如下：

一、著錄遺漏：

總目對安徽文獻著錄的遺漏，應該主要是由調查未周所造成的，雖然總量不是很大，但相對於編成一部『反映中國古籍流傳與收藏狀況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的編纂目的來說，還是有缺陷的。筆者認為，除了調查不徹底這一主因之外，造成遺漏的主要原因還有以下兩點：

(一)有部分境外收藏的文獻，未被總目著錄。

明代休寧人丁雲鵬（一五四六—一六二八），長於白描山水、人物，尤以善畫佛像著稱於時，曾供奉內廷十年之久。北宋呂大臨（一〇四〇—一〇九二）所撰考古圖一書，一改歐陽修集古錄注重文字著錄與考辨的風格，開始關注古器物的形狀與尺寸，開學術新風氣。丁雲鵬等重繪考古圖，是為泊如齋重修考古圖，有明朝黃氏刊本，藏於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總目未著錄。

清末民國初著名學者馬其昶（一八五五—一九三〇）的尚書誼詁有兩種稿本，一為陳漢章（一八六四—一九三八）補注過的八卷稿本，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總目經部有著錄。一為不分卷稿本，藏於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總目未著錄。

境外圖書館收藏的安徽家譜為數不少，總目著錄不全。如懷寧馬氏宗譜十五卷首一卷，馬宏久等纂修，清光緒二年敦悅堂木活字本，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國家譜總目著錄，但總目遺漏未著錄。

(二)有些文獻為私人收藏，或未散出，因此未被總目著錄。

雖然十九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及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歷代流傳的典籍，漸次由私人收藏轉為公共收藏，但不可否認，仍有一定數量的古籍為私家收藏，其中不乏善本

乃至孤本。由於調查與著錄的途徑與程序，部分私人收藏未被總目著錄。

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宇隆商貿城 吳敏致力於歷代家譜的搜集、收藏，所收藏的明、清安徽家譜有不少是海內孤品，這些收藏基本為中國家譜總目著錄，但總目竟然遺漏了其中十八種。比如明代 余世煒所修（太平）余氏宗譜一卷，明天啟五年（一六二五）稿本；（休寧）海陽余氏譜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 汪氏刊本；清初歙縣人洪元魯纂修（歙縣）歙南洪川洪氏續修家譜不分卷，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稿本，均屬孤本，中國家譜總目已經著錄，但是被總目所遺漏。

二、著錄疏誤：

除了著錄遺漏，總目還有不少著錄疏誤的情況，本著科學嚴謹的學術態度，應該作一清理糾正，以對讀者負責。

（一）未著錄撰者。

有些著述撰者可考，但總目僅著錄書名，未著錄纂修者。

正德十一年順天府鄉試錄、正德十四年應天府鄉試錄，均明代 正德間刊本，藏於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收入，總目史部著錄，然未著錄撰修者。今按兩書前者為汪俊、顧鼎臣修，後者為汪俊、李時修。汪俊，生卒年不詳，字抑之，又字機翁，明休寧

人，寄籍弋陽。弘治六年（一四九三）會元，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一五〇六—一五二一）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等，調南京工部員外，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轉吏部右侍郎，累官至禮部尚書。學宗洛、閩，人稱石潭先生。

又清光緒間戶部奏稿不分卷，孫家鼐（一八二七—一九〇九）撰，清光緒（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寫本，國家圖書館藏；續訂直省官制原奏清單不分卷，奕劻（一八三八—一九一七）、孫家鼐續訂，清宣統（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農工商部鉛印本；京師大學堂章程一卷，王鵬運（一八四九—一九〇四）、孫家鼐等撰，清光緒間刊本（販書偶記續編卷八有著錄），總目史部均有著錄，但未著錄撰修者。

（二）以撰者字、號著錄。

古人著述，常見以字、號等自署者，從目錄著錄的角度而言，在可以考見的前提下，理應以撰者之名著錄，或者至少有相應說明或折衷處理，以方便使用者。總目的『著錄規則』也表明：『著者以本名著錄，不取字號，原書題名用別號或稱題某某者，據所知加注說明。』但仍有不少僅以撰者字、號著錄，且未加說明者。

春秋大旨提綱表四卷，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刊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總目經部著錄，作『果齋撰』。按胡方朔（一七九一—一八三三），字漢臣，號小東，又號果齋，桐城

人。嘉慶十六年（一八一—）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戶部主事、軍機章京，官至廣州知府，卒於任。有春秋大旨提綱表四卷、果齋詩鈔二卷、知足知止齋館課詩賦鈔二卷等著述。因此春秋大旨提綱表當著錄作『胡方朔撰』。

又飲露詞一卷，閨秀詞話卷四有著錄，清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南陵徐氏刊小檀樂室匯刻閨秀詞本、民國十五年中華書局鉛印本。總目集部著錄作『李道清撰』。今按：李國香（一八七三—一九〇〇），字道清，號味蘭，合肥人。李鴻章長子李經方之女，常熟楊圻妻。能吟善詠。則飲露詞當著錄作『李國香撰』。

（三）僅著錄晚出刻本，未著錄稿本，或未著錄最早或較早刻本。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十卷卷首一卷，方濬益（？—一九〇〇）撰，方燕年（一八七三—？）補編。此書存有稿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總目史部僅著錄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未著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稿本及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又春秋求故四卷首一卷，清婺源人余煌撰，販書偶記卷二著錄清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婺源余氏刊本。然此書尚存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稿本，藏『國立臺灣圖書館』。總目經部亦僅著錄道光十年刊本，而未著錄稿本。

朱睦㮮（一五一八—一五八七）五經稽疑八卷，總目經部僅著錄了四庫全書本。此書尚有明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刊本，『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總目未著錄。另有民國廬江劉氏遠碧樓鈔本，上海圖書館藏，總目亦未著錄。

又，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二）藥地炮莊九卷，總目子部著錄了安徽省博物館藏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浮山此藏軒刊本和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成都美學林鉛印本。然而此書有更早版本，即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廬陵曾氏刊本，『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藏，總目未著錄。

（四）也偶有著錄存世稿本，卻未著錄刊本的現象。

如環翠軒詩三卷續一卷，方淳著。此書稿本存留，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又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新安方氏刊本，署方淳著，黃霖正、程湘閱、范策評、吳龍釋，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販書偶記續編卷十四著錄了清康熙刊本，但總目集部僅著錄了稿本，未著錄康熙刊本。

（五）多名撰者，僅著錄其一；或僅著錄撰者，而不著錄輯、編、選、校訂者。

清代家譜，有些有多名纂修者，有些則仿地方志之例，有主修者，有編纂者，總目史部著錄，偶見僅著錄其中之一，遺漏其他責任者的情況，此處不再舉例說明。

其他著述亦有類似狀況。如名家詩永十六卷，全名天下名家詩永初集，有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砌玉軒刊本，原本題：『蘭水王爾綱紹李評選，同學郎遂趙客參訂。』郎遂（一六五四—約一七三九），字趙客，號杏村，別號西樵子，貴池人，諸生。王爾綱，生卒年不詳，字紹李，建德人。廩貢生。博通群籍，善詩歌。兩人同鄉同學，過從甚密，郎氏編纂的杏花村志即收錄了王氏的劇作杏花醉雨。其實名家詩永是郎遂編訂刊行的，目錄書一般著錄作『王爾綱評選，郎遂編』。總目集部著作者僅著錄『王爾綱』，未著錄『郎遂』。

又齊乘六卷附釋音一卷考證六卷，元代于欽撰，于潛釋音，胡德琳、周嘉猷考證。胡德琳，生卒年不詳，字碧腴，一字書巢，休寧（一說歙縣）人，臨桂籍。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進士，歷什邡、歷城知縣，遷簡州知府，移濟南知府，至山東糧道。在濟南知府任上，整理齊乘，為作考證六卷附之，於乾隆四十六年刊刻。總目史部著錄該書該版本，然未著錄『胡德琳、周嘉猷考證』。

（六）按照總目的著錄規則，『叢書子目合併著錄於叢書部，又各依其類著錄於四部，其版本即稱某某叢書本』。但是，仍有為數不少的叢書子目書，僅以叢書形式著錄於『叢書部』，而未以子目單書著錄於四部。

事文類聚遺集十五卷，元代徽州人祝淵所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著錄。現存

多種版本：明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楊氏刊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德壽堂刊本，國家圖書館等處藏；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書林安正堂刊本，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延寶六年（一六七八）刊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積秀堂刊本；朝鮮刊銅活字本，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總目叢書部僅著錄於四庫全書中，而未以單書形式著錄其他版本。

又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明代盱眙人馮應京（一五五五—一六〇六）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著錄。此書未見他本流傳。總目叢書部僅著錄於四庫全書中，未作為單書收入。

又莊子故八卷，馬其昶撰。馬氏莊子故一書有十八卷、八卷兩種，十八卷本為稿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八卷本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蕭山陳氏遺經樓刊本、光緒刊馬氏家刻集本、李國松（一八七七—一九五二）輯入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合肥李氏刊集虛草堂叢書中。李國松為李經羲之子，曾從馬其昶學。此書總目叢書部僅著錄於集虛草堂叢書中，未以單書著錄。

（七）撰者姓名著錄錯誤。

民國以前目錄著述及各古籍圖書收藏單位自編目錄偶有著錄撰者姓名錯誤的現象，總目在古籍圖書調查時也有可能出現類似情況，而總目編纂體例決定了編纂者的主要注意點

集中在書名及版本、收藏，因而對撰者的考證也就難於做到個個精確，所以會沿襲史源中撰者姓名的錯誤。

如潘士藻，生卒年不詳，字去華，號雪松，明代婺源人。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史，以忤閹宦謫廣東布政司照磨，後召為南京吏部主事，至尚寶司少卿，卒於官。事跡附見明史李沂傳。有閻然堂遺集六卷，明萬曆刊本，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目著錄。總目集部著錄作『潘元藻撰』，而非潘士藻。

又，羅王常，生卒年不詳，原名羅南斗，字伯塵，改今名，字延年，號青羊生，明代歙縣（一說長興）人。善篆刻，兼能製墨。輯有集古印譜六卷，有明萬曆武陵顧從德芸閣校刊本，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總目子部著錄，撰者誤作『王常』。

又，左潢（一七五一—？），字晴川，號巽輟，一號古塘樵子，桐城人。左光斗從孫。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舉人，歷歙縣、丹陽教諭。著有消閑四種七卷，包括臥遊名山圖一卷、紅樓茗飲一卷、會真別趣四卷、探花集字譜一卷，嘉慶間藤花書舫刊本，天津圖書館藏。又有戲劇桂花塔二卷，署古塘樵子撰，筠亭山人論文、清河居士正譜，有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天香館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又被收入復莊今樂府選中。總目叢書部著錄消閑四種，但撰者作『江潢』，而非左潢。又總目叢書部著錄桂花塔於復莊今樂府稿本、鈔本中，但未以

單書形式著錄。

上文僅就總目著錄中常見的疏誤形式稍作舉例說明，其他并非普遍的問題不再贅言。

白璧微疵，即使總目存在些許缺陷，但這絲毫不會影響他作為調查、著錄最全面的權威漢文古籍目錄的重要價值，作為古典學科研究與教學的從業者，筆者已經從總目中獲益良多。同時，我們作這樣的工作也絕非在吹毛求疵，祇是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拾遺補闕，讓總目對中國古籍的著錄能够更全面、更徹底，更利於學術研究與文化繁榮。

凡例

(一) 著錄中國古籍總目脫漏或疏誤的元、明、清三代學者、文人所撰述、輯錄、編訂、注釋、翻譯、校刻的相關文獻。凡是作者主要生活時代在清朝，著述刊行於民國初年者，如著作年代不明，亦酌情著錄。

(二) 非皖籍學者所著安徽地方文獻（如清以前地方史志、遊記、皖籍人物傳記等）不在收錄範圍，單篇文章也不在收錄範圍；徽州文書已經另有目錄，不含在內。

(三) 著錄的時代界限上起元代（宋代以前中國古籍總目沒有脫漏現象），下至一九一一年底。

(四) 地理範圍則以清代康熙分省之後的安徽省各府州縣為準，包括今屬江西省的婺源、湖北省的英山、屬江蘇省的盱眙等縣。

(五) 計收錄歷代安徽學者、文人一千六百餘人三千五百餘部著作，著述存在的形式主要是刻本、鈔本、稿本。

(六)本書為地方性目錄類工具書，此前出版過的安徽文獻書目、皖人書錄等均以著者為序進行編錄，以充分體現地方書目的特徵。本書繼承這一傳統，仍以著者為序編排，不採用中國古籍總目所使用的五部分類法。

(七)本書以中國歷史上的朝代為順序輯錄，同一時代者則以著者的姓氏筆畫為序排列，以便使用者翻檢查閱。

(八)在可能的情況下，每位著者均作一簡單生平介紹，注重其生卒年、字、號、時代、籍貫、居地、科名、宦歷、家族、師承、交遊等。

(九)可能的情況下，儘量將所涉及的著作注明出處，以四庫全書總目與歷代目錄著作為先，輔以地方志及其他文獻。還有部分文獻，雖然尚有傳本，但未見歷代各種目錄著錄或其他文獻記載，則僅著錄現存版本，出處暫付闕如。

(十)同一著者的著述，遵照書目答問的分類體系按照經、史、子、集、叢書的順序分部分類著錄。個別文獻可入兩部以上者，則靈活處理。

(十一)中國古籍總目存在文獻著錄不明甚至錯誤的現象，如以著者字號著錄，僅著錄刊本而不著錄稿本，僅著錄較晚刊本未著錄最早刊本，多名作者僅著錄一名，或不署撰者等，需要特別強調，加『編者按』於書名之下予以說明。同一著述，有卷數差異，有同書異名